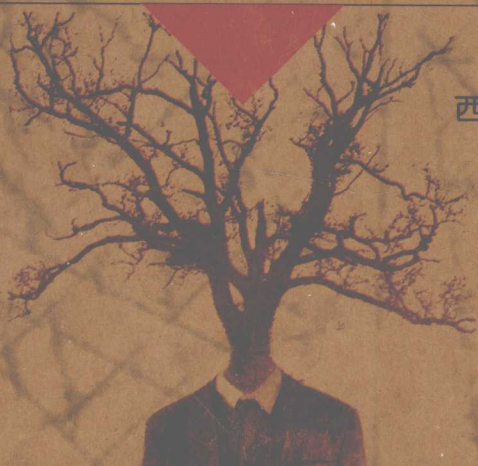




西北狼丛书

刺客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高建群 著



高建群 著

刺客行

高建群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客行/高建群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80680-139-1

I. 刺… II. 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768 号

刺 客 行

高建群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80-139-1/I·065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05)

把小说写得更像小说（代序）

高建群

20世纪中国的小说艺术，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举一个横向的例子来说吧。19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原野上，几乎是一片文学空白。这时伟大的普希金出现了，因为拜伦而发了狂的普希金，直接地孕育了写《当代英雄》的莱蒙托夫和写《死魂灵》的果戈理，间接地孕育了俄罗斯小说三巨匠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俄罗斯一跃而成为世界级的小说大国。

我在上面所说的中国的小说艺术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判断，正是依据俄罗斯文学这个参照物而言的。尽管在漫长的时间流程中，我们也出过一些好的作家，出过一些好的作品，但是，中国的小说艺术距离世界的高度，还差那么一大截子。较之欧美，较之拉丁美洲，较之非洲，甚至较之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中国小说都是有差距的。

上面这些话，是我不久前在西安碑林与金庸先生对话时的话。当时在说了上面的话后，我接着说，王小波说过，“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金庸先生则把其中的某一种可能性发展到极致的地步。这样，在中国的

20世纪小说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地发展的情况下，阴差阳错，有一个名曰“武侠小说”的东西，倒是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发展。

在写这个名曰“前言”的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离开题目，说上面那些话。

其实，我说上面那些话的全部的目的，是说我们把小说写得应当更像小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规律，因为有了这些规律，它才成其为这某一种艺术。但是，我们的小说家们，蔑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的批评家也忽视了小说的制作过程本身，他们只是捧着一本已经成书的小说，在那里面愚蠢地去挖掘思想。

小说就是讲故事。小说的全部的和惟一的目的，就是把你的故事讲好，讲圆满。中国的小说是从四大名著，从三言两拍开始的，日本的小说是从《源氏物语》开始的，欧洲的小说是从《十日谈》开始的，美国的小说是从《红字》开始的。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从讲故事开始。

前些年，一位美国批评家惊呼：难道小说艺术和人类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它又回到了讲故事这个始发点吗？——这位批评家是聪明的，他看见和道出了部分事实。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小说家们忽视“讲故事”这个文学传统以外，别的行当却当宝贝一样拣起了它。例如域内发行量颇大的杂志《家庭》和《知音》，它们每篇文章都是在或真或假地讲故事。——“能讲一个好故事给我听吗？”女编辑操着甜甜的嗓音，这样给你打电话约稿。而新兴的电视媒体，也一再强调“故事核”这个东西。谈话节目在讲故事，专题片在讲故事，电视剧更是无故事不立了。这些都至少说明了，现代社会中讲故事这个文学手段并没有过时，而是更见其重要了。

在这个名曰“前言”的东西中，我写下我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巴尔扎克说他在小说艺术面前，永远是个学徒。我则更是个学徒。我惟一的奢望是想将小说写得更好看一点，读者更多一点，奢望中国的小说艺术能在我这一代人手里，距离世界的高度近一点。而已而已。

2003年11月4日 西安

目 录

把小说写得更像小说（代序） / 1

刺客行 / 1

生死回头约 / 62

黑陶时代 / 154

饥饿平原 / 180

后记 / 214

刺客行

一、故事和司马迁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的叙述从他开始，个中原因仅仅是因为割去司马迁男根的那一套刑具，六年之后给傅介子同样用过。

帝王家的人真是变态，眼睛老瞅着人家男人女人的私处。典型的例子是汉武帝。大将李陵与匈奴人作战，兵败被俘了，汉武帝要诛杀这个败军之将的九族。这时有个书生不知好歹，站出来说话。说这话的人叫司马迁，那时的司马迁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知名度。司马迁说，李陵是副将，李广利是主将，李陵兵败有他兵败的原因。匈奴人在西域地面何等强大，李陵深入敌人腹地，被包围了，而主将李广利就在阳关地面，却见死不救。无望的李陵只好率领三千疲兵下马就降。因此这李陵兵败，应当有一半罪责归在李广利的头上。

这话一说，惹恼了汉武帝。原来这李广利正是汉武帝宠爱的李妃的弟弟，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小舅子”。如今司马迁说李广利失职，这裙带也连带到汉武帝身上了。起码，这个说法有影射帝王家之嫌吧。

司马迁这个多嘴，是千百年来文化人的痼毛病。或者如后世的杜甫



所说，叫“儒冠多误身”。既然你顶了“文化人”这顶破帽子，便注定了你此生难成大事，弄不好，还会丢脑袋。

那汉武帝，按照通常的说法，好像是明主。不过明主有时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此刻，他就有些发蒙。发蒙的汉武帝这时候瞅着司马迁那鼓囊囊的交裆，为他的那个地方想事儿，嘴里则说出一句粗话。

这粗话如今大家偶尔还说起，不过它最初的版本是从帝王家出来的。只听那汉武帝刘彻说：“司马先生，你这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我听老百姓说：‘女人有两张嘴，怎么吃也吃不饱；男人有三条腿，怎么站也站不稳，而今，朕要削去你一条腿，让你从此知道怎么站稳立场！’一言既罢，只听一声惨叫，男儿司马迁便被另一个男儿刘彻削去了一条腿，不过它的叫法，叫处以“宫刑”或处以“腐刑”。

那给司马先生处以“宫刑”或“腐刑”的刑具，该算是帝王家的一个传家之物吧！前面说了，帝王家的人都有些变态，眼睛老盯着人家男人女人的私处，所以这个宝贝刑具，自那年给司马先生用过之后，后来的时光，还给许多人用过。只是这些人都无名无姓，无香无臭，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或者说残酷地遗忘了他们。

不过享用这刑具的这个人却是有名有姓的，叫傅介子。这傅介子，曾经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事情叫傅介子千里刺杀楼兰王。这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的故事，它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西域史的影响，也许并不亚于另一个失去男根的司马先生的那本书。

我是在研究那些一袭黑衣、弹铗高歌，于森严壁垒中取帝王头颅的古代刺客的心态时，注意到傅介子失去男根的。我通过这件事，为这个愁容骑士的行为找到了心理依据。他在那个悲壮的长安城的早晨，深深一躬，离开这一群油滑的男女，而要去完成一件事情。那时他已心如止水，人间的所有享乐都已经与他无缘，他要让这屈辱之身空洞之躯，如巨鲸吞水，如长虹横天一样，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事情就是刺杀楼兰王。

这情形倒与司马先生写作《史记》时的情形颇为相似。我们在太史公那激越飞扬的，字字如铁的简约叙述中，体味到了他当时就着木炭火盆，一手捂着隐隐发痛的交裆，一手奋笔疾书的情景。方块汉字在他那激烈的情绪下，哗剥作响，像将盐放在油锅里爆炒一样。先生洞察历史

的如炬之光，先生对方块汉字的驾驭能力，前世没有人能达到过，后世也只有几个人勉强逼近过。

也许，帝王家对人的统治，对人才的开发，匠心独运，用的正是这除去一条腿的办法，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叫“激励机制”。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宫刑，我们大约不会看到今天这部《史记》了，即便有，它也一定像《汉书》那样官样文章了。同样的，在刺客的这个行列中，我们也不会看到那么忧郁，那么刚烈的一位了，今天的西域史也许将重写了。

这话有些残忍，尤其是一个健全的人在摸着自己健全的男根说着上面这些话时，更显得残忍。况且此刻在说这话的地方，正是当年汉王朝的议事大厅未央宫的门前，司马迁和傅介子一声尖叫的地方。

还是开始我们的故事吧！

二、汉昭帝在后宫荒唐的性游戏。不愿配合游戏的骏马监傅介子被斩去男根。脱脱女。尉屠耆。西域传来的惊人消息。

时间过了一些年之后，历史进入汉昭帝时代。这一日，汉昭帝在后宫大宴宾客。君王大宴属下，这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将场面设在暧昧的后宫，况且，那一张张请柬，言明要臣子们务必带着自己的家眷前来。

所有接到请柬的人都到了，大家都把这看做是一种待遇。这其间就有官职是“骏马监”的傅介子。君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事直到酒过三巡，月上柳梢，男人们开始有些张狂，女人们则桃色上脸时，才揭开。原来君王又想出一个新的享乐办法，他要这些大臣和他们的家眷，当众交媾，供他观看。前面说了，帝王家的人都有一些变态。眼睛红勾勾的老盯着人家那地方，这话没有白说。

最初大家都有些吃惊，也有些迟疑，还有些害臊。奈何君王的尊口已开，又奈何刀斧手就气昂昂地在屏风后面站着，还因为头上的乌纱是好不容易挣下的。于是男人们面光光地互相凝视一番后，一边摇头一边开始宽衣解带。女人中有那风骚的，则早已将那薄纱除去了，有那木讷羞涩的，也慢吞吞地脱衣。片刻工夫，后宫中只见群魔乱舞，男欢女叫吵成一团。到了酣畅处，谁是谁的老公，谁是谁的妻室，已分辨不清，疯狂的男人女人们，乱作一团，逮住谁是谁。



君王赐给大家喝的那酒，叫“帝王春”。后世曾有人将这酒的秘方探到了，大肆酿造，行销域内，这是远话，不提。当日，平时这些道貌岸然、行止有度的臣子们，突然间乱了法度，除了君王的淫威之外，这“帝王春”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君王想做什么事情就能做成什么事情！”昭帝红勾勾的眼睛，盯着大厅，眼见得眼前男根女器乱飞，不由得有了上面一句感叹。谁知道这一声感叹刚罢，见大厅里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有一个先停了，接着，众人纷纷地开始收束。那场面，就像一场戏剧进入高潮以后，接着是一段时间令人心悸的冷场。

君王觉得奇怪，举目看时，原因很快就找到了。

只见一个红脸膛大汉，服装整束，威赫赫地站在那里，眼神中露出鄙夷之色。大汉臂上，挽着一个小巧的女人。女人生得十分妩媚，面白如雪，面红如酡。此一刻，女子佝偻个头，涨红着脸，不敢往这场上看。

“这位爱卿，你是谁？你身边的那娇佳人又是谁？如此良辰美景，白白地让它辜负了，你难道不觉得可惜！你对君王这个建议难道有什么想法吗？”君王有些扫兴，他强按住心头的怒火，这样问道。

这位红脸大汉是谁，君王当然知道。他叫傅介子，一个小官，刚刚从西域征伐归来。大汉臂上那小女子，君王亦知道，她叫脱脱女，正是傅介子这一次西行中，从脱脱国带回来的一个娇人儿，而今是这骏马监傅介子的妻室。她的美貌和奇异的装束早在宫中传开，君王也已经有所耳闻。难说，君王今天这个有些奇怪的后宫宴，说不定正是为脱脱女而设。

这红脸大汉答道：“回皇上！介子一介武夫，刚从西域归来，那心思，还停留在满地白骨，一片厮杀声中。匈奴猖獗，西域难平，更兼楼兰国归顺匈奴以后，已有些年头了。刚才臣想着这些事情难以进入角色，因此这眼前的男欢女乐，容臣子只作壁上观好了！”

傅介子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君王听了，也一时语塞，不知下面的话该怎么说。傅介子见了，道个告辞，一把拉起脱脱女，就要离开。

眼见得傅介子要离开，满朝文武却不答应。众人发一声喊，男男女



女，齐向君王跪下，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而今这傅介子，一介武夫而已，竟敢藐视君王，故作清高，他这一走不要紧，我们这些人的老脸以后往哪儿放！请君王做主！”

君王听了，觉得这话也对。再看那脱脱女，羞涩之状可掬，心中也实在不舍她离去。于是唤那刀斧手，将这傅介子夫妇挡住。

傅介子见被挡住了，只得回头。这一次，他的嘴里也就不再留情，指着君王，大骂了一通，又指着这一群狗苟蝇营的臣子，再一番大骂。傅介子是秦陇地面上的人，陕西人骂人，又粗又野号称“秦骂”。傅介子这一阵骂，痛快是痛快了，不料却为自己惹下祸端。

君王这一刻又恢复了游戏心态。见傅介子骂人，心中恼着，脸上却依然带笑，他问臣子们，这事该如何处置。

有一个老年臣子奏道：宫中那架刑具，自当年为太史公去势以后，这些年来，还闲置在那里没有用过。这几日，每逢夜半更深，那东西便呜咽有声，似有喋血之意。

老年臣子的话音未落，众人齐声喝彩，都说这是一个好办法。既然傅将军那阳物，反正也是闲置不用，那么就把这个累赘取掉吧！

听众人这么一说，君王也就轻松地说了两句“甚好！甚好！”于是乎众刀斧手蜂拥而上，刑具也吱吱哑哑地搬了进来，脱脱女见状，扑上前去，抱住丈夫，这时旁边一位苍白青年，怕脱脱女也有个三长两短，于是从后面将她抱住，拖开了。

刀斧手使用起这刑具来，却也是行家里手。片刻工夫，只听傅介子一声惨叫，男根被血淋淋地除去，世上此一刻少了一个男人。

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傅介子，此刻蜷曲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两手捂着交裆，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往出冒，强忍着自己不发出呻吟之声。可怜的脱脱女，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她半跪下一条腿来，拥着男人，以泪洗面，号啕大哭。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

君王见这脱脱女，哭起来像个带雨海棠，愈加百媚千娇，令人怜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唤人去那马厩里，牵出一匹大宛良马来。叫人将那马放倒了，按住四蹄，而后又威逼脱脱女，解了衣裙，蹲下身来去就那



一匹马。

马是大宛良马。通身漆黑，彪悍异常。脱脱女在威逼之下，不得不从。只见她蹲下身子，用手轻轻将那东西扶住，然后强忍住疼痛，轻轻去就。开始有些不适，至后来，一番折腾以后，将就着也就进去了。一会工夫，只见脱脱女香汗淋漓，气喘咻咻，口中有了呻吟之声。那骏马，初时野性未泯，四蹄乱蹬，至这时，也全身舒畅，顺从地受用了。

众人在旁边，观戏一般，击掌喝彩。

君王这一场后宫宴，至此才算是达到高潮。

看官听着，这一类事情，虽然耸人听闻，但是绝不是说话者的杜撰。往后再推一些年，有个皇帝叫隋炀帝，也将这事演过一回，甚至于更加不堪入耳。

隋炀帝令人牵来许多的牲畜，然后令大臣们的夫人，当场与这些物什交媾，他则在一旁观赏取乐。谁要不从，他就让谁的脑袋搬家。此一刻，他一边取乐一边凄凉地说：这一颗好头颅，不知道将来会被谁割去。这样一边说着一边摸着自己的脖子。隋炀帝的头颅后来果然被人割去了，割他头颅的好像是他儿子。这是远话，这里不说。

正当后宫中这一场闹剧演到热烈处时，这时候宫门被猛地推开，飞骑来报，说楼兰王已在三个月前驾崩，楼兰国典在匈奴的质子尝归，正日夜兼程，赶往楼兰城去继承王位。

三、神秘的楼兰。大汉与匈奴、匈奴与楼兰、楼兰与大汉之间的奇妙关系。前去即位的尉屠耆蒙羞而返。丝绸之路堵塞。

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姗姗来报。原来，楼兰国在遥远的罗布泊岸边，距古长安有迢迢三千公里之遥。那些快马侍候，换马不换人，昼夜飞奔，跨过这漫长的河西走廊，穿过一个又一个驿站，能用三个月到达长安，就算最快的速度了。须知，后来的傅介子一行，用了大半年时间，而后来到了大清朝年间，左宗棠抬棺入疆，则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听说楼兰王死了，又听说楼兰国典在匈奴的质子尝归，正日夜兼程前去即位。汉昭帝热闹的后宫，霎时一片静肃。众人明白，该又有一场



杀戮了。

突然席间那苍白青年面对西方失声痛哭。这青年叫尉屠耆，乃是楼兰典在汉王宫的质子，故去的楼兰王的小儿子，尝归的弟弟。

汉昭帝皱皱眉头，说道：“小小匈奴，何足畏惧！朕明日即派一支精兵，随你前往楼兰。如那尝归还没有即位，你先入为主就是了；如那不知好歹的尝归已经夺了王位，你可以从凉州地面，再带些兵马去，杀了尝归，入主楼兰！”

尉屠耆听了，仍然哀恸不已。原来耆对谁当楼兰王这事，并没有多大兴趣，长安城繁华地面，呆得久了，乐而并不思归。耆的哀恸，是念及父亲去世时，自己并不在身边，这一刻动了父子之情。这是人之常情，却也在理。

汉昭帝不容尉屠耆说话，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遂派一支精锐的小队伍，不日启程，护送尉屠耆。耆抹抹眼泪，站起来谢主龙恩。

楼兰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这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种，是在什么年代，跨过欧亚大陆架，穿过中亚细亚腹地，定居在罗布泊岸边的？人们只能猜测，而无法为它找到确凿的凭证。继而在楼兰国消失，楼兰城被沙埋以后，它则更成了一个谜。甚至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座城池存在，也令人生疑。它虚无缥缈，只出现在史书中、传说中和浪漫诗人的吟唱中。直到公元1900年的某一天，瑞典探险家赫定，在罗布土人奥尔得克的帮助下，找到这沙埋古城，人们才确定这楼兰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存在。一百年来，虽然我们试图为那一段逝去的历史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但是还是眺望历史深处，茫然而不得要领。

据说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争。一支古老、高贵的种族，在战争中失败了，于是他们举国踏上迁徙的征程。这种民族大迁徙，在那个时代是常有的事情，史学家叫它“民族大移位”。这支欧洲种族且战且退，一边作战一边寻找新的家园。后来他们进入亚洲腹地，再后来，眼前烟波浩森、鸥飞鱼跃的罗布泊，引起他们深深的惊喜。因为他们觉得这块地面，和他们的爱琴海故乡很相似，只是风稍微地要硬一些，沙漠要多一些而已。他们遂决定不再盲目地奔走了，这里就是故乡。在这里，经过数百年的适应之后，这支部落分化为



两支：农耕和渔猎的部分，在罗布泊南岸建起他们辉煌的楼兰城，开始他们的楼兰绿洲文明，这一支称楼兰国。另一支则仍然在马上，迟迟地不愿下来。这样他们变成了游牧民族，在敦煌、嘉峪关、玉门、张掖一带游牧，他们叫大月氏。楼兰国和大月氏，成为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两个国家。

当欧洲这个古老的种族，完成了他们横穿欧亚大陆架的迁徙，开始在罗布淖尔荒原及其左近地区活动时，亚洲的一个古老的种族，则刚刚开始他们的迁徙。这个迁徙恰好是反方向的，他们从亚洲出发，横跨欧亚大陆桥，进入欧洲。

两股汹涌的潮水一个由西而东，一个由东而西，它们注定要碰撞在一起，并且在这碰撞中发生许多事情。后来他们果然碰撞了，而碰撞的地点就是罗布淖尔荒原。

这自东而西的一股潮水就是匈奴部落。

匈奴在此之前曾经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昭君出塞嫁的是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昭君出塞虽然令这位弱女子受了一点塞外风寒之苦，但此举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在陕北高原永远地羁留下来了，成为今天陕北人种的基本部分，北匈奴则割袍断义，开始他们悲壮的迁徙。

那时候中亚细亚地面，群雄割据、铁骑纵横，英雄美人们列队走过。当匈奴部落将注意力集中到这块地面时，它迅速成为这块地面上最强大的一股军事力量。

大月氏国首当其冲。匈奴迅速地灭了大月氏国，然后将大月氏举国上下尽行杀戮。大月氏国国王那颗金发碧眼的头颅，北匈奴的冒顿单于大约觉得它很好玩，于是将那头颅去了无用的皮肉之后，做成一件盛酒的器皿。匈奴王除了上马打仗之外，闲下来的工夫，就是用这器皿饮酒作乐。

将大月氏国灭了，将大月氏国的人一个不剩的杀了，将大月氏国王的头颅做了酒器，这些可怕的话并不是说话者的杜撰，而是匈奴冒顿单于在给汉天子的文书中说的原话。文书除了提到上面的大月氏之外，还提到了楼兰，说这个绿洲文明国家已经归顺匈奴，成为它的一个附庸国。此外，包括大月氏，包括楼兰在内的西域三十六国，已经尽行纳入



匈奴版图。

冒顿大单于此举，是向汉王朝提出一个分疆而治的恫吓和警告，那意思仿佛我们看到的电视上的《动物世界》中，非洲原野上的狮子，给自己疆域的界线上，洒上一泡带腥味的尿，从而警告和提醒每一个试图走近这个界线的同类。

接着匈奴文书的大汉天子是汉开国的第二位皇帝汉文帝。文皇帝从匈奴的文书中，才知道嘉峪关之外，尚有那么大的一块西域存在。中国是泱泱中央大国之意，况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文皇帝觉得自己有职责去开拓那一片疆土。而在开拓之前，先派一个人去看一看，看匈奴人说的是实是虚。这个被派出去的人就是那个重要历史人物张骞。张骞是陕西汉中人士。张骞一去十六年，走通丝绸之路，体察西域民情，并和西域各国结成一个松散的对付匈奴的联盟，功成回到长安。

这是傅介子西行刺杀楼兰王的一百年之前的事情。这一百年中，西域地面上铁骑纵横、鼓角铮鸣，大汉王朝与匈奴人，便在这块地面逐鹿，上面说到的李广利、李陵，以及还没有谈到的李广、卫青、霍去病，便是这一百年来汉室北征匈奴的领军人物。

顺便说一句，就在傅介子西行刺杀楼兰王的一百年之后，楼兰国亦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班超率一支三十六人的汉室使团，在楼兰城住下。开始，楼兰王十分有礼，殷勤接待。忽然有一日，楼兰王态度傲慢起来，班超知道其中有故，一打听，原来匈奴使团也来了，而且有一百多人之众。班超对三十六名吏士说：“如果楼兰王将我们出卖给匈奴，那我们就只有葬身虎口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而今想要活命，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灭了匈奴使团！”众吏士听了，齐声赞同。是夜正值大风，班超率吏士们分别埋伏，见火起后便纷纷杀向匈奴使者住所。顿时战鼓声喊杀声大作，匈奴使者从梦中惊醒后乱作一团，三十多人被杀，其余一百余人葬身火海。班超大获全胜，将匈奴使者的人头呈示给楼兰王，楼兰王眼见血淋淋的人头，以袖掩面，惊骇不已，表示臣服汉室。

此时的楼兰国已更名为鄯善国，因此这个叫“广”的楼兰王，此时应称作鄯善王。

上面说了傅介子行刺之前，西域地面前一百年的事情，后一百年的



事情，无非是想告诉读者，这块地面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混乱状况，以及在强大的汉王朝和凶悍的匈奴铁骑面前，西域各国朝秦而暮楚，左右逢迎的状况。

这就是为什么楼兰王要将他的一个儿子，放在匈奴，充当质子，又将他的另一个儿子，放在汉长安，同样地充当质子的原因。

楼兰王典在汉长安的质子尉屠耆，这一天早晨离开长安未央宫，凄然西行。其实这一次西行的前程如何，耆心中已经大致有个约莫，昭皇帝派一支精锐小部队，随同前往，其实他的心中也应当有个约莫。

匈奴的马快，匈奴的路近，想那尝归，早已占了王位；并且在匈奴武力的支持下，严阵以待，静候尉屠耆的到来。

耆大放一声悲声，离开温柔富贵之乡长安。去时候是人群簇拥着去的，回来时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沿路乞讨回来，耗时两年。耆到那罗布泊岸边的楼兰城时，楼兰城果然是森严壁垒，静候他的到来。他站在那有名的护城河边喊了半天，哥哥尝归从城头上闪出头来，旁边匈奴大将军则握剑而视。哥哥说道：“君从长安来，还回长安去！如今这楼兰国已经有了新主，没有你的事了！”耆还要分辩，这时城中放出冷箭。耆见状，只好叹息一声，吩咐随行，后退三十里扎营。

这天晚上，耆的营帐便遭到匈奴铁骑的突袭。正当耆举棋不定，不知是该率军去攻打城池呢，还是该知趣的撤退。这时匈奴人决心除了耆，以绝后患，所以没容耆拿出决策，随行的人马已被匈奴骑兵包围，刀剑之下无一活命。匈奴人在杀戮一番后，只留下来一个耆，擒回楼兰城中复命。

这样，耆算是进了楼兰城。

本来耆也是一个刀下鬼，迟早要送命的。幸亏在楼兰城被关押期间，有一个人救了他的命。楼兰城戒备森严，这能救他的人会是谁呢？原来，救他的人是尝归的妻子，当今的皇后。这皇后叫爱琴海，是宰相的女儿，当初，尝归、耆还未典作人质时，三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如果，耆先到了这楼兰城，继位为王，那么，这位美人儿该是耆的妻子，如今坐在王位上的是尝归，她也就做了尝归的妻子。生活就是这样。

皇后放了耆，又亲自策马，送耆出了楼兰城。一段旧情还在，于是